

高地

徐贵祥 著

兰泽光说，我想来想去，双榆树战斗还是有问题。我制订的上中下三策，什么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包括敌人增加兵力，包括实际兵力和情报兵力不符。但是，战斗发起后，情况和我们设想的不一致，不，我说的是好像不一致，其实还是一致的，它符合我的最佳方案。可是你擅自离开二号高地，就造成了被动。



军旅文学精品

万卷文库

第一辑·长篇小说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军旅文学精品

万卷文库

第一辑·长篇小说卷

高地

徐贵祥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徐贵祥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地 / 徐贵祥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2. 1
(军旅文学精品万卷文库. 第1辑, 长篇小说卷)
ISBN 978-7-5470-1679-4

I. ①高…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1652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4mm×234mm
字 数: 430千字
印 张: 26.75
出版时间: 2012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志新 朱婷婷
装帧设计: 刘萍萍
责任校对: 彭力胜
ISBN 978-7-5470-1679-4
定 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 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出版说明

战争以铁血催生文学，文学以心灵消解战争。战争、爱情、人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人类走出懵懂时期，也就有了军事行动，有了战争，有了军旅文学。

每一场战争，每一场大战，都会或迟或早地滋生一批各种体裁的军事文学，并从中孕育出千古不朽的文学杰作。

军旅文学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这颗明珠无论在什么时代总是熠熠生辉；军旅文学是文学的晴雨表，这个晴雨表标示着一个国度文学的兴衰。

稍知古典文学的人，大都知道“四大名著”有两部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描写的是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稍知“红色经典”的人，总会忆起《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稍知外国文学的人，总听到过《战争与和平》《十字军骑士》《好兵帅克》《永别了，武器》《静静的顿河》；稍知军旅诗词的人，总会吟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华章丽句。

稍微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军旅文学之林，更见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佳作迭出，好戏连台。军旅长篇小说，军旅纪实文学，军旅散文，军旅诗词曲赋，军旅戏剧影视，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阅读军旅文学精品产生的阅读享受和阅读快感是那样妙不可言：或如大河奔流，或如长关雄峙；或如春阳送暖，或如秋日凌空；或如泉响深山，或如鸟鸣翠谷；或如时花照眼，或如凉风解暑……

于是，就推动了“军旅文学精品万卷文库”的诞生。这个文库，将是军旅文学精品的总览。横向囊括当代具有深广影响的实力派作家各种体裁的军旅文学精华之作，纵向收入各个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军旅文学力作，倾力倾情为读者制作一席营养丰富的“精神大餐”。

编委会

军旅文学精品万卷文库
(第一辑 长篇小说卷)

编委会

主 任 / 李英健

副主任 / 董志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晓丽 朱苏进 麦 家 周大新
项小米 柳建伟 徐贵祥 董志新

执行编委

李英健 郎玉成 尹 岩 秦 红
王会鹏 崔云全 万 平 董志新

引 子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引言部分，描述背景或主题。）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引言部分，描述背景或主题。）

他向他们打了一个微弱的手势，这种手势表达了不容置疑的权威。他的左手掌心贴在床沿上，枯瘦的指头倔强地分开，然后节奏分明地弹动，示意众人注意。在指挥所里，他曾经无数次运用这种手势。配合这个动作的还有一柄雕花竹根烟斗，在适当的时候，他的手腕就会从烟斗上移开，抬至空中，掌心向内手背朝外，分开五指晃动几下，参谋人员立即就会打开作业夹记录口述。

自从被医院宣布身体某部位出现故障之后，烟斗里就永远地消失了新鲜的烟丝，但他仍然需要那只烟斗，需要在嘴里含上一个物件来维持某种平衡，也当然需要继续以手势发出预先号令。

他想用这种手势来阻止他们的徒劳，并且否定那些愚蠢的或者不算太愚蠢的建议。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那些虚构的灵丹妙药和渺茫的回春之术，他想由自己亲自支配最后的这一点时间。他已经摆好了一个姿势，当然很艰难，而且要想长时间地保持下去势必会更加艰难。在他看来，走向荣誉和走向死亡同样需要庄重的仪表。现在，他知道那个在心里准备了许多次的结局终于蹒跚而来。红崖峪那一次，敌人的子弹在他的腰眼上穿了三个窟窿，那当口他琢磨他肯定是完球了，他想挺起身子吼一嗓子响亮的口号，然后才耀武扬威地倒下去。他听说很多人在阵亡之前都来过那么一下子，想必是很豪迈的，问题是那会儿工夫他虽然想喊却无论如何站不起来，所以他最终没有喊也最终没有光荣掉，迷迷糊糊中让团部的担架队给抬走了。

他需要时间。

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他尚有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需要在这段时间里进行思考，就像以往出发之前要摸摸裤扣紧紧鞋带一样重要。这时候，他觉得脑子里面格外晴朗，进入了一个清静空旷的境界。一幅幅莺飞草长的画面从眼前纷纷掠过，就像忽冷忽热的风。后来他确凿地看见了一座古老的小镇和小镇东头的古柏，还有古柏下站着的女兵和她那双流光溢彩的眼睛。再后来他又看见了一座冰雪覆盖的山头和山头下隐隐约约的人群，这时候他的目光便坚决地停住了。他最后的视线被那座异国山头上的冰雪凝固了。他听见一阵悠扬的琴声从山谷冉冉升起，他认为那是催促他出征的号角。他在这一瞬间走进了全新的理智状态中。他目光雪亮地坐了起来，拍了拍床沿。

病房里安静极了，尽管里面有很多人。

他竖起了一根指头。参谋人员出去了。

他竖起了第二个指头。医护人员出去了。

他竖起了第三根指头。老伴和战友出去了。

现在，病房里只剩下他的女儿和女婿，女婿的手中拿着笔和纸。他微笑了一下，看着女儿，伸出了一根指头。女儿眼含热泪，走到了他的身边，他看了女儿一眼，目光暗淡了下来，孩子……

女儿跪在病床前，拉住了父亲的手。

孩子，爸爸要走了……爸爸给你的父爱太少了，爸爸……对不起你孩子……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护士赶紧进来吸痰，忙完之后，他又进入半昏迷状态，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兰泽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想轻于鸿毛……兰泽光同志，男，汉族，体重九十公斤，不，八十公斤，不，六十公斤，不，兰泽光同志最终将不超过一公斤，把我的骨灰……撒到……随便你们扔到哪里……

别这样说，爸爸，你不会死的，你一定还会活着的，爸爸……

会的，爸爸会死的。

说完这句话，他像是清醒过来了，睁开眼睛，空洞的眼神停留在空中，又咳嗽了一声，这回是干咳，咳嗽之后，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阵红晕，他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也是上帝给他的最后的机会，他不失时机地抓

住了这最后的机会，口述了最后一道指令——

第一，修改《步兵第二十七师师史》，澄清双榆树战斗一营失利真相。

第二，向上级组织报告兰泽光的最后意见，王铁山同志不宜担任各级主官，括号……重复！

女婿重复，括号。

包括各级司令部主官。括号完。王铁山同志宜担任副师长、副部长、副参谋长、副军长，副司令，联合国副秘书长……重复！

女婿重复。

一九八八年初春，人民解放军驻中原某部师长兰泽光病故。

第一章

那年那月那夜，那个少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独自走上街后的山坡，去看那一片混沌的世界。他看的那个地方叫天空。不知道那天空有多高，不知道那天空有多黑，不知道那黑黑的天空有多少颗星星。

除了星星，天上似乎什么都没有。

少年兰泽光在看那片星星的时候，似乎在冥冥之中等待着什么，等待着一场前所未见的电闪雷鸣，等待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天塌地陷，但他什么也没有等到。

那年那月那日，南溪埠像是一锅被煮沸了的开水，各种传言热气腾腾地向空中弥漫。那是春天，离夏天已经不远了，少年兰泽光的身上穿着春天的学生装，心里揣着夏天的燥热。

都说要变天了，都说解放军要攻打六安州了，都说老百姓的日子要天翻地覆了。兰泽光不懂得日子，但是兰泽光渴望换一个日子。兰泽光看惯了农舍和炊烟，看惯了环绕南溪埠的史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滚动的浪花。

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另一种活法。

镇上的人都在忙碌着，烧饼铺上传出浓郁的烤面的香味，卤鹅店里传来嘎嘎的叫喊声。镇东头的坝子上灯火通明，那是王篾匠带领着一群壮汉在捆扎门板，说是要为解放军抬伤员。

街后的笋岗上挤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靠在小树上睡着了。这些人都是来看解放军攻打六安州的。

笋岗上人多了，兰泽光就回家了。他爹兰二先生和他娘都在笋岗上看稀奇，看着看着不见了儿子。爹说，回吧，明几个还要起早进货呢。娘说，那

就回吧，明儿个就知道天是啥样了。

那个夜晚，少年兰泽光上半夜没睡着，下半夜还是没有睡着。不是他不想睡，而是没法睡。上半夜没睡着是因为等待，下半夜没睡着还是因为等待。

当隆隆的沉闷的雷声从东边传来之后，南溪埠的男女老少至少有一半的人回到了笋岗，他们看见了，东边的天幕下面有很大的一片真的变了，像冬天的火塘，红得鲜艳，亮得透明。少年兰泽光恰好在这个时候睡着了，睡得很踏实，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以至于他的父亲站在他的床前皱起了眉头说，这孩子不是扛枪吃粮的料，这么响的炮声，他竟然能够睡着。他的娘则完全持相反的看法，他的娘说，这孩子恐怕还真是当兵吃粮的料，这叫处乱不惊。

爹爹惊讶地问，难道你想让他去当兵吃粮？

娘惊讶地反问，咱为什么要让他去当兵吃粮？

爹是读书人，也是个小本生意人。娘是小本生意人的婆娘，也是读书人的婆娘。爹粗通文墨，娘文墨粗通。

少年兰泽光一觉睡到天亮，爹爹已经出门了，娘也把茶叶店的门板卸了下来。

那日之前，少年兰泽光正在六安州读书，国立初级中学一年级。那日之后，解放军打来了，六安州兵荒马乱，国军狼奔豕突，国立初中也关了门，兰泽光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的兰泽光无所事事，那天早起喝了一碗稀饭，到外面看看变了的天空。

天还是那样的天，蓝蓝的天空白云悠悠，太阳有些晃眼，照在脊梁上痒痒的。地却不是原来的地了。青石板街面的两边房檐下，像面条一样蜷曲着一排排穿着黄衣裳的军人。

军人们显然太累了，以至于卖水的吴二推着独轮小车从青石板上走过，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军人们都充耳不闻。少年兰泽光的心里充满了好奇，他从一双又一双脚板前面走过，一直走到镇东头的坝子边缘。镇东头的坝子上有个戏台，只要世道变了样子，那里就有好戏唱。

那天少年兰泽光没有看见好戏。坝子上挂满了白里透红的宽宽的布条，

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像是从染缸里刚刚捞出的绸缎，在春天的太阳下面轻轻飘扬。那情景把少年兰泽光的眼睛灼痛了，那是他第一次看见那么多血染的布条。

但是，很快就有另外一个景色把少年兰泽光的眼睛灼得更痛了。他看见从坝子下面的小河旁走过来一个人，穿着黄色的军服，腰肢细细的，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个女的，个头儿不高不低，眸子黑亮黑亮的，军帽下面的两条辫子乌黑发光。兰泽光看得呆了，他从来没有想到女人还会这么好看，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

女兵端着盆子走到戏台北边，那里已经像丝瓜架子一样搭上了很多竹竿。女兵从盆子里抖搂开白里透红的布条，往远处一甩，眼看一端离地不远了，再往近处倏然一收，她的那双手巧得就像在房前穿梭的燕子。

兰泽光看得发呆，狠狠地看，贪婪地看，有失风度地看，不成体统地看，就连她手掌上的那块枣红色的胎记，他都看清楚了，以至于另一个女兵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都没有反应。

从他身边走过的女兵说，喂，学生娃，看什么呢，想嫁给当兵的还是想娶当兵的？

兰泽光吓了一跳，一张白脸霎时红遍了。兰泽光支支吾吾地说，我是来看解放军的。

从他身边走过的女兵对着那个正在晾晒绷带的女兵说，杨桃，有个熟人来看你。

那个正在晾晒绷带的女兵侧过脸来，喜眉笑眼地说，不会吧红叶，你又捉弄人。

名叫红叶的女兵说，你过来看看嘛，一个学生娃。

兰泽光窘迫得恨不得把脚下的石板踩个窟窿钻下去，正要转身逃走，却被名叫红叶的女兵伸手一把抓住了。红叶说，学生娃别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说话间那个名叫杨桃的女兵已经放下手中的绷带走了过来，看见兰泽光，黑亮的眼睛扑闪了一下，惊喜道，还真是个学生娃，你莫不是想参军吧？

兰泽光像是被当场抓住的小偷，红头紫脸地说，我，我是来看解放军

的。

红叶说，好看吗？要是想看，穿上军装自己看自己，天天看。

杨桃说，看见戏台没有，那里正在报名呢。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解放军。

红叶说，你是中学生吧，中学生参加解放军，穿上军装就是排级干部。看看，杨桃就是。

兰泽光被夹在两个女兵之间，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兰泽光红着脸说，我就是来看看解放军，没有说要当解放军。再说，我说了也不算，我总得回家问问爹娘吧。

二

那天后半晌，南溪埠兰记茶行来了两男两女四个穿黄军装的人。兰泽光躲在厢房里不敢出来，心里怦怦地跳。他不知道这四个军人要干什么，但是他看见了杨桃和红叶。红叶是干什么的他不在意，但是杨桃到他家里来了，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

来的两个女的身份已经清楚了。两个男的，一个是解放军的连长刘界河，另外一个是他的通信员。他们刚刚走进门楼，兰二先生就迎出门外，打躬作揖咬文嚼字道，大军长官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解放军的连长一听这文绉绉的欢迎词，无意当中放慢了脚步，应答道：我军转战江淮，多有扰民，敬请兰先生见谅。

兰二先生一看这军人还有几分儒雅，顿时来了精神，弯腰向堂屋方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抑扬顿挫地说，贵军秋毫无犯，真乃仁义之师也！

说着话，几个人就鱼贯进了堂屋，兰二先生把刘界河往上手一让，刘界河一笑说，恭敬不如从命，坦然坐下了。

兰二先生不识眼色，见长官坐下，就开始礼让另外一个男人，说长官请坐。那通信员背着小马枪，红着脸往刘界河的背后一缩。两个女兵倒是不吭气，没等兰二先生礼让，便挤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了。兰二先生赶紧吆喝，他娘，上茶！

刘界河说，别麻烦了，我们坐坐就走，顺便来了解一件事情。

兰二先生点头哈腰地说，但请吩咐，兰某知无不言。

刘界河说，据我所知，府上有一成年学生，想参加我军，不知兰先生意下如何？

兰二先生本来满脸堆笑，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疑疑惑惑地问，参加贵军？那不是要去打仗吗？

刘界河说，我们部队现在急需有文化的青年，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何不让小兄弟出去闯荡闯荡，大丈夫纵也天下横也天下，好男儿志在四方啊！

兰二先生眯起眼睛看着刘界河，嘴里念念有词说，那是，那是，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不过，不知犬子是个什么心思。

这时候那个叫红叶的女兵说话了。红叶说，大叔，就是你们家那个犬子自己要报名参军的。

兰二先生愕然地看着这个唐突的女兵，又看看另外一个，半天才说出话来，莫非，你们是来做说客的？

杨桃说，你家学生确实说过，要参加解放军。我们女子都不怕打仗，难道他一个男子汉还怕打仗？

兰二先生愣怔半晌才说，那是，那是，巾帼不让须眉，志高不在年少。兰二先生把眼珠子骨碌了一圈子，突然提高嗓门喊了起来，兰泽光你给我滚出来！

兰泽光没有滚出来，而是衣冠楚楚走进了堂屋，对伸长了脖子的爹和惊恐的娘说，他们说的没有错，我已经报名要参加解放军了。

兰泽光的娘说，作死啊，你个孽种，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刘界河脸色很不好看地说，大婶此言差矣，我们这些当兵的，难道就不是好汉了吗？

兰二先生赶紧说，长官息怒，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莫跟她一般见识。

没想到这话还是没说到点子上，那两个女兵不干了。红叶说，什么叫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啊？大叔你这是封建思想，要不得。

兰二先生不知所措地看着刘界河说，嗨，嗨，解放军见谅……

刘界河说，我们是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不是军阀的队伍。

兰二先生狠狠地看着婆娘，嘴里说，那是，那是，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所到之处，百姓箪食壶浆。这样的军队，古今少有。

说完这番下台阶的话，兰二先生又把目光转向刘界河，敢问长官，贵籍

何处？

刘界河回答说，山西榆社。

兰二先生仰起脑袋想了想说，好地方好地方，那是个商才云集的地方。敢问长官，出自何等学堂？

刘界河还没有回答，那个叫红叶的女兵嘎一声笑了起来说，大叔，你这是相女婿吧？

兰二先生摇摇头说，非也，非也。犬子要投军，投军得投个明白处。

刘界河说，本人才疏学浅，毕业于太原师范。

兰二先生抬起一只手，摸摸胡子说，好好，师范者，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人师表也。自古道，良禽择林而居，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好好，有这样知书达礼的长官，儿子，你就跟着大军走吧。

这回轮到兰泽光吃惊了，瞪着一双困惑的眼睛看着他的父亲。

兰二先生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你就跟着大军走吧，打江山，坐天下去也！

兰二先生最后这两句话说得字正腔圆，说得很响亮，因为用力，嘴巴都有些歪了。似乎江山已经打下，天下已经坐定。